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赤城集卷二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助教臣常循霞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雷青松

赤城集　　總集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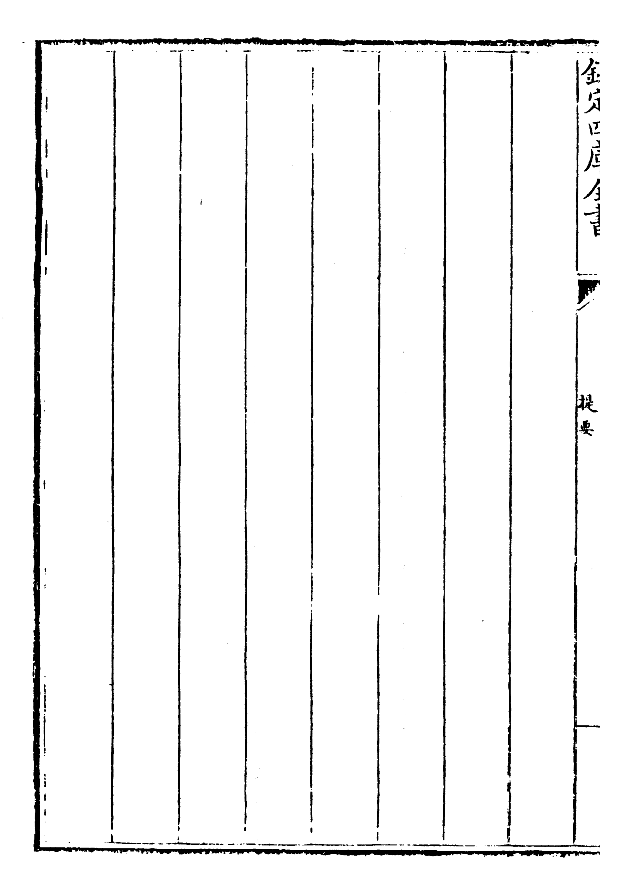
提要

臣等謹案赤城集十八卷宋林表民編集中載吳子良赤城續志序稱其字曰逢吉與撰天台前集別編之林表民合又稱為東魯人則里貫互異蓋其先世自曲阜徙臨海故從其祖貫言之非別一人也表民常續陳耆卿

赤城志復取記志書傳銘誄贊頌之文為志所不載者薈而輯之以成此集前有淳祐八年吳子良序稱分門會粹并詩為一今此集僅有文一百八十二首而無詩又明謝鐸赤城新志載赤城集二十八卷有刻本在內閣而此本亦祇十八卷疑原本尚有詩十卷為傳抄者所脫佚已非完本矣乾隆四十六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赤城集卷一

宋 林表民 編

台州新城記　　蕪夢齡

自昔天下有大菑大患民敝且死而仁人任職能禦捍之者未嘗不見於文辭也慶歷五年夏六月臨海郡大水壞郛郭殺人數千官寺民室倉帑財積一朝掃地化為塗泥後數日郡吏乃始得其遺甿於山谷間第皆相

嚮號哭而莫知其所措主計田侯瑜聞之震驚亟乘傳而至顑顙衆慼而視之問其食則糠覈而臭腐焉問其衣則藍縷而顛倒焉問其居則草茇而漸洳焉横屍塞于衢窮溢充于郊乃喟然曰兹不可以久生矣繇是移文其鄰貿遷用度以衣食之相奠厥居躬自安輯然後民始知其可造之漸且先以章言狀朝廷得章而憂蓋以水不潤下之沴因以必復之責屬於外臺故所請亡不獲于時司憲王侯偕亦接迹而會焉乃相與言曰兹殆

小康矣今可圖其大者於是始議城之俾監軍王世雍錢塘從事曾公望慮其事度髙厚攷徒庸籍糗糧訂材用將以授于有司然思夫臨之以為成命者非擇賢則莫可遂請以太常博士監新安郡彭思永權守之秘書丞定海宰馬元康為之貳已乃量功命日屬役賦文分僚職而帥焉縣西北隅以黄巖令范仲温專掌之從事趙充參綜之西南隅以臨海令李旬專掌之從事蘇夢齡參綜之東南隅以寧海令吳庶幾專掌之從事褚理

叅綜之東北隅以臨海尉劉初專掌之決曹魏中叅綜之其址凡環數里而四隅三面壤界相屬惟北面以破山而闕焉城制雖存然實巨防也中以仙居令徐赳專掌之獄掾宗惟一參綜之又命司邏喬筠邢昭素宋世隆迭畨譏呵以警非常會世雍換丹陽而新監軍胡禎代終厥緒彭侯感厲撫綏諸大夫各祗所職役徒忘勞三旬而成羣議又曰城則信美矣然萬分之一復罹水災而激突差久則懼其或有頹者不若周之以陶甓則

庶幾常無害歟外臺然而行之曰雖重疲吾民其利至博也已惟黃巖令曰陶甓雖固猶未如石之確也乃請兼用石役將興田侯親按勉之士志增倍主計李侯仲偃司憲李侯雖領部惟新而實協心同功良無間然新守元侯通守黃侯繼以循吏之選懐保捐瘠而慮忠計遠一方究度背春涉冬厥墉甫畢論者咸曰休哉仁人之經營也始終之畫無一不適於宜費眥不踰千萬而國之大事立焉使斯民知免於䍐而日就蕃育其施何

如夢齡不俟雖知此徽烈當書太史而欲有以永台民之傳故妄志其大略云

台州重修城記　　呂祖謙

臨海郡南東西三方岸江湖秋水時至北限大山蹙不得騁潍齧隄足生聚凜凜恃城以為命距海餘百里逋亡剽俠之所遭罭歲輒睢盱洲溆睥睨郛郭儆警者不敢弛柝故閑修之政在是郡為首務盖所以遠蓄害銷姦萌非徒區畫封表備侯邦之制也慶歷之水幾不為

郡元章簡公繹來守城復立宣和中盜發仙居闖虚架
入突薄欲登時則有户掾滕君膺帥厲吏士圍以方畧
殄不為患父老紀焉乾道九年里旅不戒於火延及郡
城堵隤甓弛徑踰無禁𤰞氣未格民謡不寧間一歲太
史趙侯汝愚自信徙鎮暇日循行牆落屬丞掾而告之
曰置守所以衛民頠屏蔽廢徹若是其何以待不虞土
功於古雖有常律傳春秋者復出啓塞從時之例豈非
城闉之啓閉寔有邦之大紀隨時築治有不得而已者

邪况壯城之卒月粟歲帛凡以為此益其廩而寛其程宜無不可以是軍事判官蘇延壽受役要司華堇金穀之稽兵馬都監胡勝督裁巡功察其勉與不勉者命羣有司各保其所奠地守傳衆力俾增甲薄塗塞空郤環城諸門作新者四曰鎮寧曰興善曰豐泰曰栝蒼修舊者五曰崇和曰靖越曰朝天曰順正曰延慶起淳熙二年六月癸酉訖閏九月戊辰喿日積工凡一萬五千三百七十有六大抵取具於壯城之籍閒民願即工者厚

疇之不欲勿彊會其數眎役兵纔十之二鍜斷鏝墍黝堊之工畀僦直如其數醪醴之饋勞來之問相及於道其材瓦石甓之用積二十一萬七千九百錢以貫計米以石計者合四千六百有竒維侯憂民急病之意既達於下而精知周慮又足以綜理之故公無羨費民無留力工無餘技役事首尾歷再時版牐竝作觀堞崛興而近郊之甿初未嘗釋隴畝也始侯之至詔奉計最朝十月報政之期甫半歲而贏或謂是邦特侯假道休沐之

地繕營之鉅者必姑存以須後乃獨於入國阡陌未習之時驟舉力政百年之蹟成於指顧邦人德其賜而樂其成請書勞於石抑不知因事而功見已事而迹泯一壘培之緒業於侯何有哉至於不以久暫易意盱然長慮於耳目之外以無負於寄委識此者葢亦鮮矣遂書以諗台之君子

重修子城記　　王家祖

子城東自鼓樓踰州學過東山閣包職官廳歴王霄亭

入於州之後山西自鼓樓介于内外班之間內外班錢氏有國時子弟為守親兵所居也而長於内外班曲而為洞門又曲而依於大城今越帥微猷郎中葉公之再造台邦日以修城之餘功修之也初子城堙於闤闠蝕於民居寖侵寖削而又乘以巨浸剥落無幾乃出遺址展閣巷定丈數立表識器利用備築之登登䏁之稜稜或帶之抱或翼之展或繩之直物采炳耀威儀章嚴侯度收觀矣既成將筆之於石或謂物大者體必重力微者事亦輕舉其重則

輕可略環台城而新之既鐃諸珉矣因大成而及其微不書未缺典也故大城東西南三面為丈二千四百有奇州後北山城為丈九百有奇而子城之丈不過三百有六十積長較短曾不能十之一也方城增高加厚挺高斷深邉江處水包山越谷其用物也洪矣其取功也多矣子城量材數力曾不能五十之一也大城水潦每降江潮互凝舂撞無時傾圮有自不遠其防曷善其後於是為長堤一千四百丈以捍城足涉江之西有盤石

潮汐上下䶕濤攻擣長堤復慮其難恃乃撤樁於江深踰二丈累石於樁結成三疊復以捍堤以牛練土以水試滲萬杵同力百材共良門闕如鐵雉堞可礪㹠掘所至監紹定之水力功物可施增至和之人謀精神心思盡於此城而子城因平地施版築費公之規畫曾不能百之一也若何而筆嗟夫談邑其易郡國之立城郭惟重重則俱重孰為彼此魯城中城春秋屢書鄭郛之入說者謂郛者郭也內必有城矣然則城有分於內外無

分於輕重明也且作者必紀以有傳也紀而獲傳以有考也有千年之州治必有千年之保障並存並久一成不隳豈非後幸而城復于隍泰必有否山附於地剝乃先復變與時會不能無也然否終歸於泰剝必繼以復者以前作後述有傳有考書契所以有功於天下也自慶歷至紹定浩浩蕩蕩幾二百年而載見豈數乎事之方殷千里一壑懵不可究有一儒生茫搜遺迹得蘇君夢齡修城記於倅廳面壁之刓碑模以片紙如獲千金

數而不足證則子城與郡咸休存片石於樓側之隙地公之功固多矣數而或有證則隙地所存片石可考功不又多乎故子城之記書之詳辭之復於公之功巨細不遺以俟後人雖獲罪於或者之論不辭也公名棠字次魏乾道丞相之孫詳見於生祠記

築城議　　陳觀

自古城邑或圮于水但聞遷居以避患不聞補築以俟患契湯仲盤庚轉於商亳耿相之間一時大家世臣盡

舉以遷不憚夫勞若者誠不欲盡劉其民聚無辜於受
死之地也赤城置城巾山之麓背負大固山天台仙居
二水併流直衝城下每遇秋雨時至海潮怒漲官吏閉
城捍水如禦巨寇慶歴間嘗一大圮殺人萬餘不仁哉
此城再築也舉萬民葬之魚腹未厭又聚魚腹之遺子
以傳孫坐待今日之禍嗟夫慶歴以前事遠不能詳也
今去慶歴耳聞目見猶可接也況南渡以後生齒日繁
奈何又欲今日遺子若孫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

為人臣者以天災為不常至不為國家遠謀恐不可謂之忠臣為長吏者徇目前之苟安不為聞之朝廷施實德於民恐不可謂之良吏為父祖者以慶歷距今百八十餘年為已遠不遺子孫以生生自庸者恐不可謂之慈祖父觀二年竊禄其地歸卧衡茅猶未浹歲遽聞此變實為痛心未免犯衆忌拂衆情言城不可補築招禍惟有位及闔城之父老實圖利之

上丞相論台州城築事　　陳耆卿

其等生長台城竊見去秋水溢之變亘古未有其間委折當已備徹鈞聽大造矜憐推飢溺由已之念蠲租弛禁移粟散財務使厚德深仁浹于存没誠不幸中之大幸矣然自遭巨變以來死于溺者既不可生而生者復憂死勢甚岌岌臺郡愛民體國必有以其實上聞者今不敢贅惟是城築一事係闔城生靈之命利害最重敢不避煩瀆言之其證得本州雖居萬山之間而實瀕大海之角每遇海潮大汛與山水迎合則城外之水已常

及街或值淫霖山水暴漲則城中闤闠之水便溢半壁
蓋不獨去秋極潦可畏而常年固患苦之也所以蔽其
南北者幸有兩山而所以捍其東西者幸有城爾往歲
慶歷之水死者良衆然視今日纔十之一朝廷極力拯
卹尤以城爲重事至命憲漕倉三使者同司督察而一
郡之寮屬與五色之令佐分隅受任者凡十有七人計
度經營井井有緒蘇夢齡之記可覆也次年秋水之至
太守元章簡公又增之至至和之元年守孫礪又增築

之嘉祐之六年守徐億又增築之淳熈之五年守趙忠定公又增築之夫前數公之城皆得所聞忠定公之城或得之所見皆言補築也包砌甚厚且堅邦民不勝按堵至張弈所為至和城記亦有驅人趨作如赴敵陣之語可見其工程之嚴而慮患之密矣夫自慶歷至淳熈百三十年其閒非無水災特以城不徒修修必可久故水不為病民亦無自而告病也自淳熈以後又幾年矣求如前政數君子畢智盡力固已寥寥莫見然猶每歲檢

舉修補或遇雨水則料撥兵卒儲積土木巡守諸門以
為不虞之備故其間小水可以無患大水縱入屋不至
没屋或能遷徙人而不至殺人也獨自近歲漫不加意
甚至常用之閘板預備之泥土亦皆鈌焉蓋非惟不能
如淳熙以前之宏規而淳熙以後之故事亦不復舉矣
以故去年之水自西門奔迸而入其勢如河崩川決而
其聲甚於浙江之潮澎湃滔天猝然而至人未及轉盼
搖足而身與數口為魚矣當要衝者盡室墊溺餘亦罕

有生全者至若室廬之飄蕩筐篋之漂流又皆不暇計也今士大夫之家稍富厚之家徙寓墳庵庄舍者所在相望次而捨已地段寄人籬落或僦或假署不敢以為安而雖稍自愛之細民亦栖托城外以希旦暮之活全望有司監近禍之慘亟修城壁或可般挈來歸而自冬及春雨雪連綿度皆難於興役人心惶惑未知所依然以其等觀之固亦有要領矣盖此周回不十里而北南踞山自朝天門直北轉東至錢府皆因山為城自錢府

直巾子山之東北角雖合修築而東面乃下流極易為力又自巾子山之東北角回環接興善門亦因山為城非所當慮獨自興善門越南門至朝天門乃當天台仙居兩邑山水瀰漫而下徑擣城足之衝水勢激湍最為可畏去秋之患蓋正坐此若欲杜絕後患須合就此一面極力重築所築基址其高厚當加於舊城而築之之力當如海塘之狀所用石板必須厚一尺長六尺闊三四尺先於其下直排平鋪一二層用山土杵築又側砌

一層又土杵築務在以石壓石愈久愈固中間則用磚子木杵築取令十分堅實而後以大磚包砌之如此則水勢縱高可以障塞而無摧圮墊没之慮此所謂要領處也今聞郡中築塞兩門已為完具但恐見修之處止用徑尺小石甃砌反不若三四尺徑石之固又所修者只去秋已潰之城而未潰之城置之不問焉夫以百八十年之間歴幾淫潦更幾巨浸齧撼衝突之後不惟潊者不支而堅者亦潊矣是故近年以來每遇汎濫外水

皆由城鎛以入東西南北所在有之不可恃萬一水漲竊恐塞於此而復決於彼新城縱固猶不足以支而況未必固乎是以邦人雖甚幸城之修而復預疑城之壞以為前痛未定後憂轉深皆不能安定厥居而惟轉徙以逃朝夕也其投身化治竊班著之粟雖幸親朊厄會而室廬生生之計至有蕩析絲粟不存者今族姻故舊類多流亡來者誦言其狀且謂某等以鄉人而玷朝士不能一言實重有媿焉用敢述所見聞冐昧陳控蓋如

其等鄙見城之依於南北兩山者已不啻三之一居下流當修而可畧者又居三之一惟西門一面正當水衝合用石板平側壓砌者亦僅三之一耳倘區處有方則成就亦易如蒙鈞慈終始矜念特劄下本州照所陳如海岸例築疊併將未潰城壁檢計見新用工或恐所費增多更乞優降錢粟以為之助則是大丞相再造此邦邦人永無昏墊之苦陰功盛德與日月相為光明倘為不然則新城既未必堅而舊城復不可久後患忽集前

功盡廢闔城生靈之命豈不甚可哀哉其等怵於一邦利害之深犯分麾潰惟與千萬户稚耋屏息以俟仰祈鈞鑒

台州雜記　　　　元　絳

州治据大固山介天台栝蒼之間址直大海海潮汐遡江薄城而羣山阨束水不得肆慶歷五年夏山洑海溢踰城殺人萬餘漂室廬幾半州既殘毁明年予來守兹土拊視凋瘵感然出涕延循周官聚養萬民之法恤孤

終收介特招徠安輯之問軍政昔之闕戍過更疲佚不一廼取尺籍伍符而均齊之問吏𥿄昔之疆宗囊槖爲姦積歲爲豪者厭飫豢腴貧者擠轉溝瀆沒齒不享斗升之澤廼爲定規釐一隱括料姦擿譎牢不容鑄參是數物信以諗之法以束之故民罷者與兵勤者休吏窮者給繕戎械治囷廐完官廬秩祠宇表廛閈齊簿領平獄犴一一悉力問水害之繇昔之緣城之民剗去客土日以薄圮是有水敗廼因新城出帑金以購材募工礱

石累甋環周表裏外內九門飾之樓觀絚木于門𤖅壯
相亟外水方悍以禦其怒作十竇窓栽以密石內水方
淹以疏其惡又鑿渠貫城廝為三支達壅渟清餘波距
川斵十二石杠蜿蜒跨渠舟車揭來行者不病旬歲而
工既於是秋水復攻城不没者三板乃循闉闍埀木闔
窓或持編菅或捧蕢土輔堅窒隙扞有餘壯已而水亡
以縱遂復故道昔之刺史廨舍在山谷間滔襄之餘雖
不甚壞而潮波洄泊鞠為淖洿大凡署所以朝夕處君

命之地不可以不葺乃培偃豬支敝阤即舊而新之廨之四隅有樓及亭列峙而五至是摧圮悉欲完之則重煩里旅然士大夫必有退公息偃之地乃取城闉賸材於二山之交作雙巖堂廡緣山椒作翛雲亭天空地迥萬象在下射有長圃飲有曲水賓友衎衎哨壺雅詠日為文酒之樂粵今年春州人縱游鼓舞於庭除之下有賓擊節而歌曰昔民墊昏兮民庶蕃昔民齎咨兮民熙熙惟君憂樂兮與民共之天惠其寧兮無以君歸予聞

而甚愧因訓之曰予斷斷然一介臣素性狷直重以蹇連之分孤鳴自哀而朝廷不加誅猶名為二千石幸為僚諸君皆文學政事之選交修補察以裨不逮繇是不為司敗之謫者爾大抵刺史能休戚千里若政之媺惡則有輿誦蓋春秋之法興作始事必書予是以雜為之記以俟後之知者

臨海風俗記　　陳公輔

臨海魚稻之鄉在東南一隅昔最號無事余少時見米

斗百錢魚肉每斤不過三十錢薪柴雜物極易得無寄居過往郡官公事之餘日日把盞百姓富樂不聞窮愁嘆恨之聲比年以來國家多事官吏冗雜軍兵經由州縣需索供應不暇寄居官至有窘相者餘不可以數計過往日日有之故城中百物騰踊價皆十倍於前余雖有弊廬度不可居於是遁迹村落然鄉下寂寞百物無有不免布衣蔬飯杜門待盡而已雖然嘗以西北觀之所在兵發焚蕩千里無居民吾鄉僥倖未至殘滅而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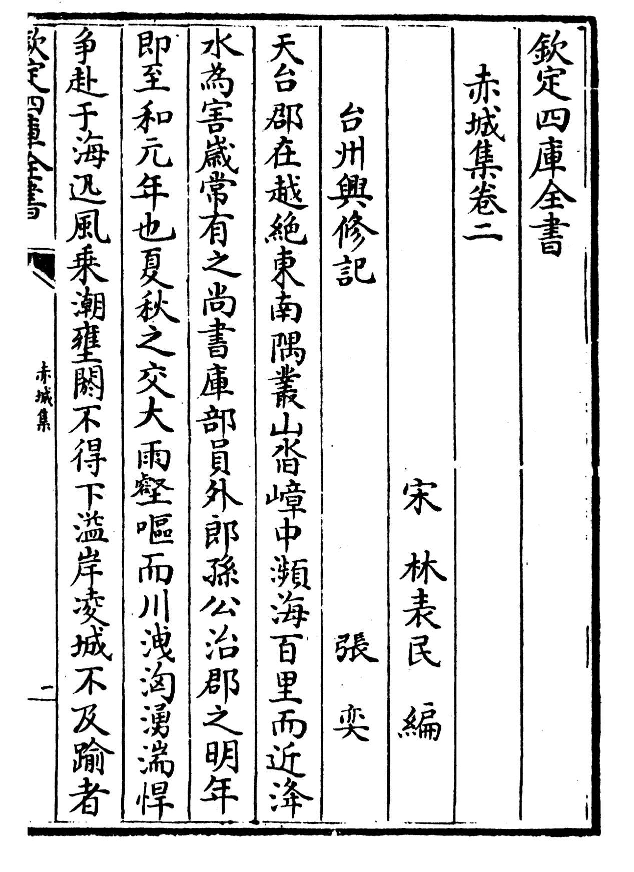
富盛如往時庸有是理邪嗚呼天下之生一治一亂祖宗之盛承平幾二百年一旦衰微若此然今日之亂亦豈終於盡變哉古詩云得見升平有幾人吾老矣恐一旦先朝露不能復存子姪諸孫苟内無饑寒之患外無刼奪之憂他日猶幸及見之故書以記

又一本作風俗序云夫輕死易發尚鬼好祀漢志以叙吳越之俗急於進取善於圖利本朝諸志以叙兩浙之俗然吳越之地邊控江淮閩浙六十餘郡兩浙

之地近亦十五郡彼川谷異制民生異俗固有封壤密接而習俗逈異者得謂吳越兩浙同是俗乎蓋彼特合四方而論其槩爾余采之記述訪之耆老以為天台介于東南之陬方承平時最號無事斗米不百錢魚肉斤不過三十錢薪炭蔬茹之類絶易得里無貴游郡官公事暇日日把盞百姓富樂但食魚稻習樵獵而不識官府之嚴渡江以來國家多故官吏冗沓軍旅往還取需郡縣供億不給寓士有官至宰輔

者而城市百物貴騰視前時十倍民始逐末忘本機變巧出被甲荷戈出沒于鹺茗之地吏胥持文書索逋負日𡄈號于細民之門自是訟牘繁多而民俗浸異矣雖衣冠輩出風雅日盛未之有改也然是豈徒天台一郡為然他郡往往或然則率薄歸厚以庶幾曩時之舊是則為政者之任而是邦賢士大夫之責也姑即舊聞以致見是邦民俗本末如此

赤城集卷一



赤城集卷二

宋 林表民 編

台州興修記

張奕

天台郡在越絶東南隅叢山沓嶂中瀕海百里而近洚水為害歳常有之尚書庫部員外郎孫公治郡之明年即至和元年也夏秋之交大雨聲嘔而川洩洶湧湍悍爭赴于海迅風乘潮壅閼不得下溢岸凌城不及踰者

數尺公遣僚屬夜守闉闍土諸門以備非常翌日水遵故道墻壘圮剥蕩邉江民廬官宇十二三城中生聚僅免墊溺者緊公力焉居一日公與倅語曰台雖小郡去朝廷僻而且遠然所修者天子職業所治者天子人民為其守臣不能固護安養之而坐視其獘是誠何心哉遂按閱官府之沮漏庳毁者用羨貨市材新廪屋二區凡三十楹以儲軍食又易甲仗庫重廳事之西廡為樓五楹以藏兵械然後調五縣上中之産得丁夫二萬六

千五百九十一工採近山之石雜以瓴甓完州城六百
七十八丈以禦災患既訖工城中之民皆鼓舞曰治我
服器葺我室廬而今而後知生生之業可久其居也先
是公下車之初厭郡舍卑逼議營輿𡍩爲便署之所因
循久之重於改作至是數役皆勇於從事親自臨督驅
人趨作如赴陣敵之嚴日力省而功倍君子曰康哉乎
不私於己雖一工一木重勞於人公於人雖勞其誰憾
耶嗚呼公知保民之方矣後公之治繼以教之之術台

不止富且庶將禮義由之出焉命識歲月因警來者云

台州重修社稷壇記

樓鑰

台州之北大山綿亘其一支自東而西蜿蜒逶迤至江而止勢若回顧是為龍顧之山子城據其下官寺在焉城西南隅去儀門百許步為社稷之壇厥位面陽爽塏平曠昔人相攸而為此必不苟也有司不戒日就荒圮頹垣成蹊樵牧無禁居民或侵漁其中淳熙己亥正月宗正丞沈侯被選來牧仲春行事愀然顧其僚曰是可

以奉吾神乎乃命撤而新之臨海令彭仲剛建縣治於
煨燼之餘僕知其才舉以任焉首案圖籍即地之舊繚
以周牆數十百丈始治地得仆碑土中洗而讀之蓋政
和中所頒社稷壇式也制度明甚橫列三壝門各四出
中立社稷二壇風師居東雷師雨師居西亦各為壇壇
之高二尺有半又為燎壇於風師之東南壝外稍高於
諸壇於是悉倣名數因其舊而增築之故有屋四楹為
視饌待事之所既葺新之又增其一為齋潔之地其涂

北出表以二柱中建臺門嚴關鍵以守之作於六月朔旦六旬有七日告成靡金錢五十萬有奇民不知役工不告勤過者肅然始知有地土之敬侯命鑰書之聞古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侯之下車訪民隱飭吏事廩廩乎循良之風而思不倦以終之以是邦被山帶江水旱仍歲又聞欝攸之灾謂職諸幽者非人力所及故於神無所不致其敬社稷之重其可後乎秋社展禮氣象一新環珮琮琤豆籩靜嘉神肹昭格如在左右繼自今氣

淑民和雨暘時若其必有相之者然則侯之政真知所先後而致力於神者乃所以成民也侯名揆字虞卿秀之嘉興人也

台州郡治廳壁記

曾會

台州者實取天台山以立名即甌閩之舊壤而句踐之遺封原夫秦併天下廢其君長乃置郡縣隋開皇九年平陳廢郡則諸縣併歸臨海鎮於大固山配千兵守護其城臨海縣移於鎮前隸於栝州江南元帥沈法興將

兵保鎮城立為海州唐武德二年東南面行臺僕射杜伏威改海州為台州隸于栝州改總管府為都督府太宗皇帝貞觀六年改台溫二州並轉隸于栝州都督府故台州置在大固山里人屈光公住宅以其地勝故立屈氏次子惠坦為太守改家為州及今皇宋混一區宇太平興國三載凡一百二十六政總三百六十一年歷記存焉今自武德後至於混一區宇之始凡刺史名姓謹列于后越明年吳越王朝京師納土田夏六月凡僞

署官司咸一變易毀城守示無所備突器甲示不復用削繁苛省徭役自是中朝風教被於遠邇焉炎漢季世三國鼎分臨海郡為吳𤣥麋之地憑山負海民情多變勞於兵防難以德化六朝以來率以獲罪者投于荒裔故逃刑者亦相率偷安焉唐室平一區宇遂通正朔良二千石稍申吏理暨梁朝革命有武肅王奮身草萊専制江東分符懋官既失其道頭會箕斂不聊有生數世百年制度去矣我太宗皇帝以聖嗣明文德柔遠東南

海隅率族肆覲納符請吏貢地籍于大司徒於是申命文臣下治郡國天氶不舉而萬里安定島夷編户雍容揄揚以樂大化垂今二十餘年豈非王者久於其道然後寖在民心歟今以皇朝歷任氏族繼于舊記之末俾嗣治者書以廣之

上宰執論台州財賦　　趙汝愚

某疎賤之蹤已試無効誤蒙陶鑄俾承乏于天台勢不獲辭扶老携幼已於此月二十日交割郡事郡中府藏

殫竭逋負上供及諸司錢物與夫官吏俸給之屬幾十
十萬緡凡利源所入不過三事酒稅與折苗耳去冬所
在豐稔朝廷寬大之澤不許州縣折納苗米海船自閩
廣來者皆為提舉司以私鹽捕送栝蒼禁㔁其情猶未
竟也餘者悉鑿舟溺貨而去望風不入天台之境者凡
數月矣然則財賦所頼惟有榷酤耳今環城内外私造
酒麴者二千餘家三務監官六員終日所收本息纔數
十千不充官吏之費習俗澆競綱紀蕩然不存稍更張之

則怨謗交興姑息不問則曠敗難免日凜凜然若履薄氷之上而進退惟谷也其蒙國厚恩不敢自愛亦欲竭其夙夜之力以圖報稱然念非朝廷力賜主張有如么微祇自速咎耳或不得已如有奏請之類敢望鈞慈更施行其一二庶幾千里風動數月之間猶能稍自植立仰副君相寄委之意其間更有心切利害如本州係瀕海去處自海中乘潮一夕可至城下城有七門大火之後五門猶未建立四壁圯壞私貨出入者與履平地無

異壯軍數十人無屋廬可居但月給房緡百餘千俾與百姓雜處今春大閱凡軍須所用色色無所凋弊之狀觸目皆然官吏不暇遠圖朝夕汲汲惟貢賦之不入蓋亦未甞為國家深思也伏乞鈞慈特賜寬假俾漸收餘力稍復葺治幸甚幸甚

台州重建便廳記　　姜容

台州便廳淳熙十五年守章侯冲重建末四十年蠧朽已岌岌矣寳慶改元守王侯挺歎曰廳非遊觀地也所

以出政聽訟而親吏民也郡雖例有設廳非大聘賀大燕饗不處而便廳常處焉蠧朽不治毋乃非便乎幸歲連稔勤收儉藏撙公帑錢授支鹽徐昉規畫取材計直召夫厚庸革去蠧朽鼎成暈飛廣崇之度比舊加倍既而敞賔次整吏直及門廡旁創小廳内因瑞蓮立堂又廣凝思之室為屋總餘四十楹縻錢總五百萬米百餘斛始五月丙寅迄六月巳未役甚鉅而農不知工不困也容聞治郡者體不貴苟卑心不貴苟約事不貴苟安

猥下當穹崇狹隘當恢廣摧墮當植立非材識獨到不能也侯為此州浚河渠民不病濡滯闢貢院掇三門士不病蹙蹴四瞻郛垣有廢輒舉今又一新州治千里聳觀蓋穹崇其猥下者恢廣其狹隘者植立其摧墮者侯之材識獨到如此雖然棟楹巍峩飛鳥睰眙棘衛森列鬼神却走況田野之困窮未嘗一識官府設或赴愬於我而目眩堂皇心怖吏卒股栗階陀其能吐肝肺輸疾苦哉故體雖穹崇侯俯以謙損心雖恢廣侯歛以誠篤

事雖植立侯蓄以寛和則於此出政而政平於此聽訟而訟理於此親吏民而吏民安侯常處何愧焉然侯旦夕去而羽儀天朝矣念必葺之義以遺後之人而豈為身計哉若乃廳事退休堂宇幽曠神慮旣冲寂臨莅愈精明侯故併新之容故併書之

台州通判廳題名記　　黃遠

臨海之為郡去朝廷雖遠而江山蕭洒訟獄簡希來莅官者往往號為樂國昔之守倅於此去而升陟侍從致

位公相爲時名卿者間有人焉而獨倅郡者族姓官稱無所刻載因循迄今百有餘歲矣承議郎吳深倅郡之明年乃嘆其遺闕而言之曰古人雖一日遊居尚有敘述況膺天子之命三年從政其可以無紀乎將尋諸舊牘稽諸宿吏庶幾得之者可過半也而會慶歷乙酉歲秋雨暴集江流汎濫衝城堞漂棟宇時官藏文書皆麋爛流散無有存者故不可悉知惟夏鄭公在大中祥符間以著作佐郎來倅是郡今郡人猶能道之而又有光

禄丞朱君正辭為鄭公之代有贊善大夫劉君有方與郡守章郇公同時所可知者兹數人耳惜夫姑自慶歷而後悉得其名氏與夫在官之歲月而刻于石豈特俾來者續書之而已哉前日之人或以德望稱或以政事顯或晦而不彰或泯而無傳皆可指而見也

重修台州通判廳記　　李宗勉

公寓必稱其官非為所居官設行君之政令肅民之觀瞻盖於此繫焉天台東淛名郡州治雖未為宏麗規摹

亦峻整獨别駕廳事庳且隘曽他官不如堂奥傾欹岌

業欲歷考諸圖牒莫知建立之始祗云淳熈二年通判

管君鋭重建倒指歲籥未周一甲子豈當時因陋就簡

易至弛隳重以紹定己丑蕩析之變然耶以是處通守

端謂非稱雖然廢興沿革各有其時時至則易若反掌

孰制其時在所居官爾鄭公禩度高亮議論灑落昔人

所謂胷中自有一丘一壑者余知其决不茍安於此居

無何果欲撤而新之余聞之亦喜既則恢衍規制增築

基構取材於市鳩工於庸給用於施官不知役人不告勞經始壬辰暮春斷手中夏廳事穹隆堂寓顯敞廊廡纚屬户牖爣閬總為楹三十有四舊有芝秀承其左登瀛景沂歲寒處其右堂後山巒欝律林木青葱自蓮風閣登萬壑風煙最為奇勝旁列雲水梅榭雲海嵐關無非嘯咏遊息之所公或重𦤺或增修丹雘交輝前後掩映迎風納月恍若蓬壺觀者愕眙屹為千里壯觀是役也費務叢廣郡雖相之眇若毫末非公善計節用疇克

辦此落成之日屬予爲記辭以蕪陋弗獲余嘗謂知者創物巧者述之是興事締功始足以言知矣而孟子論知則曰行其所無事或者疑焉抑不思孟子謂無事豈樂因循好茍且云哉斁者新之摧者植之損者益之循天理之自然不容一毫人僞若禹之治水是也士大夫眂公寓如傳舍昧一日必葺之義榱棟撓折墻壁毀壞置弗問是固失之乃若自恃過高喜新厭舊役志於物好樂靡常土木並興耀奇逞巧作無益害有益則亦未

為得也今公因其既圮去故取新弗亟弗徐咸當其可非行其所無事歟斯可謂知矣淑之者勞享之者逸後人蒙其利未必知其顛末是則當書公名宗字謙仲姑蘇人以朝散郎通判軍州事郡政有闕賴其裨助居多紹定五年壬辰八月既望記

台州添差通判廳壁記

洪适

台州之為郡環山枕海壤僻民愿牒訴簡少輸調有常平時從容見謂無事故分曹授政絶贅冗者中興以來

彯纓之士日進一官相承率三四輩員外署者無郡邑不有紹興二年是邦始增治中凡五易而迨至被命遲期者後復三人則茲員之設將踐武不廢迺裒粹名氏官秩去來龕石壁間而係之日昔昌黎韓公嘗謂邑丞貳令位偪而嫌文書視成一不敢省有公負復歸尤焉曾主簿尉之不若丞於郡者亦然厥有不蹈其中萎腰不事事玩民戚休貪殘放手漫不孰何曰此太守職也吾何干夫是之謂負官否則錚錚表襮召權市威上下

相高矛盾崖異吏不確其承民情不得直夫是之謂越位負其官不可越其位又不可然則奈何能使官不負位不越清其心以求其平視公事唯謹外是而議夫何知之有

台州推官重建廳事述　趙師回

嘉定二年夏四月予來為推官明年秋八月重建廳事齋閤思昔達尊嘗入此幕如正獻何公天性超融不汲汲於富貴利達其登巾山詩有所謂高共白雲閒志尚

可想乃扁閤曰高閒舍人孔公危言正論勁氣凜凜在官之日庭植雙檜後八十餘年太守曾文清公宴客于下命其堂曰遺直賦詩十二章有百年依正直之句仍榜齋曰依正齋之西闢小軒手種梧竹名以持節於是公退休沐始得與僚友燕譚觴詠委蛇頫仰其間企慕二公之風操足有餘樂又明撤門廡而新之弗陋弗華足蔽風雨匠石之費從官給者不什一諸邑大夫與賢士友相與致助猶懼不支適際脩水黃公以戎監丞出

殿是邦知教化之先務下車之初首責學宫凡闕文墜典舉而秩之一日顧謂予曰知子有興作此事至難今居官者視公宇如傳舍歘能留意於斯耶崇奬周給迄于落成姑叙大略以紀歲月若夫時而葺之則在後之君子

台州新造刻漏記此碑今亡其半　　馬仲甫

天道之大其啓閉代謝之運藏功於神用杳不可見聖人設法以求其端於是載諸歴象而有按據之制則漏

刻之用興于其初矣若夫分至相承寒暑相推裁昬明之早晩節晝夜以動息時有緩疾景有長短乘氣之差參以增損故數不能逃晷不能逾風雨雖晦抑無失其準的非漏刻以視其應孰從而審哉且百刻十二辰之法百代不易之用也第數之盈縮繫於二十四氣以鈞校之晝夜之多少固可見矣周官挈壺氏以水火守之分以日夜盖其職焉禮天子宫禁暨官府皆建漏刻有師興則隨次舍設之示不可闇事也雖測籌之數與所

造之儀度今古迭變形範各別然測景揆辰大槩一也天台郡漏刻自置守以來有之矣歷年既久積習差錯鍾水無實法流無定準規模疎簡一不如制以時發鼓皆司役之吏詳天色以驗旦暮耳此其誤尤甚又況陰晦弗復辨其失不亦遠乎故晷候之違制度之紊節理適然也乃命浮圖可榮改作之榮心智機巧頗能施其術揆測增減之法參之於歷皆有次序若用器屏壺之屬惟事事率以新意創始咸適其宜既訖工依其術試

之果得晝夜之正遲速來往指刻可驗觀者得以知之
舉曰嚮日之漏甚踈庶幾乎不繆故識其歲月以垂諸
後云皇祐壬辰三月朔日記

推官廳題名記　　　　包恢

郡有推官官若非尊者而佐賔幕助郡政其為人之賢
否與其行事之是非則一郡之理亂千里之休戚繫焉
任亦重矣台之為郡東臨大海下莅五縣境土廣袤戶
口衆多詞訟紛雜而職繁劇要不易為所賴以佐助者

惟在幕府有人耳然前乎此為推官者知幾世幾人矣而求其孰賢孰否孰善孰惡有繫於官民之理亂休戚者曾無可考見非闕典乎後世既無古者侯國之史則先儒論著有題前政之名氏以為記者尚為近古也非徒可以苟知其名氏而已其人之賢而事之善歟書之可以為法也其人之否而事之惡歟書之可以為戒也二者之間有庸庸碌碌上無補於郡下無益於民而泯滅於無聞者觀其名氏亦可以内自省也豈曰虚文云

乎哉今滕君不忍其前之名氏既没而不彰後之名復廢而不傳乃考之赤城前後志僅得自唐張條而下至于今趙君汝漕凡三十八人而止乃為之第其歲月之先後而記之而後之繼為是官者可以續書之數百年之闕典至是而始備其意美矣然其賢否善惡所以為之理亂休戚而可為法戒者以多不可得而知獨其間有自是而召試論新法後至中書舍人者有自是而為國子監教授後至太宰少傅者其人其事可以觀矣自

有能辨之者然則畧於前而詳於後自今而往求盡其所可法而不犯其所可戒又當自滕君始君之先世父叔皆從朱文公學君姿器質實且習聞二父師友淵源則必優於吏事而見於幕府之所賛畫者其為人既賢而其行事必善也知所以題其名宜知所以究其實其於在已之賢行當加修及人之善事當加進使表表焉在人耳目悠悠然入人心思而後之觀者必曰滕君惟見其可師而不聞其有可戒斯不負題名之意矣是所

以表率乎後來者實在滕君而後之繼滕君者又能相
興緝熙而不替使人人皆賢人事事皆善事皆可師而
無可戒是又有望於將来台城之所頼者顧不深且遠
歟

赤城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赤城集卷三四

詳校官中書臣張姚成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朱坤

赤城集卷三

宋 林表民 編

重建録事廳題名記

趙汝回

寳慶二年春余來為録事廳屋老弊不蔽風雨獄亦棟撓址腐椽斷壁闕矣亟請于州得錢十萬日整月葺既就完好於是即青青堂植竹數十以觀衛武公進德之序採崔文公詩更扁翠軒曰與清以想崔君之遺風古

梅出荆榛西山立几案遥睇飛雲静聽啼鳥俯仰之間物我俱適當是時有空图圖釋桎梏之意焉廳左右三井前豈無名賢嘗至閒視題名已石剥字漫不可讀因思唐張旭以草聖名家獨於尚書郎壁記用楷法峻嶮直截妙入神品年歲愈逺人愈貴惜而尚書郎姓氏無傳可歎也夫記紀德紀事事廢德虧雖以張旭書之人弗觀之矣况石剥字漫乎可傳矣不得其傳後人之責也乃重刻之而叙以完葺之由庶幾將來式敬爾獄

台州司理參軍題名記　　吳子良

獄生地刑仁術也寃枉干陰陽者雪而和鬬狠戕氣血者殖而平狡詐悖正性者抑而順穢汚玷元身者懲而白是謂生地是謂仁術生地而淪於死仁術而為不仁何以故坐六失故六失貪也刻也忿也闇也懦也憊也貪則不公刻則不矜忿則不平闇則不明懦則不決憊則不周六居一焉本心且死矣地何由生本心寢不仁矣術何由仁栝蒼何君處東為台理掾始至余一與之語首敬

之甫踰月與守趙侯爭獄事即棄去趙侯退聽挽留亦敬之未踰年令守包侯資孜殿學士杜公下至士民吏交敬之何以故盬六失故完本心故余諗理吏前乎君有如君否咸噤無以荅考郡志畧弗書問廳壁題名則以己丑水不存也君慼然曰我何能惟前名氏不可没繙續志得國初三人訪老吏得自嘉定間吳焯而下十一人書之石君而後將續書焉請余記余惟本心人人有也六失非人人有也鑱其說以勸後乎君必有如

君者矣

台州司戸廳壁記

謝雩

台州司戸參軍唐至德間著作郎鄭虔嘗以謫官居之今州城東偏猶以戸曹名巷杜工部詩所謂老作台州掾是也國朝宣和初滕君膺自睢陽來時睦寇起幫源羣盜響應仙居呂師囊遂據韋羌率衆攻城滕君倡義守禦卒擒首領一城全活父老紀焉今廨舍爲屋三十楹而扁榜者曰戸曹廳皆滕君遺跡也廳故無題名宣

和以前莫可尋繹雱將去官次其可考者自滕君以下得十有九人識石陷壁間而闕其所不知畧其所未詳以俟來云

台州重建衙樓記　張布

州有樓一州之觀聽在焉所以嚴等威也有門闕然後壯朝廷有兩觀然後重侯國故古者亦以興作課吏績橋梁郵亭之不修則不為能城郭街道之治使端正則以為賢是皆可以觀政事之廢興吏治之能不況觀聽

所繫之大者乎於其大者不立則政可知已台州治之衙有樓久矣國之朝有朝夕故州縣之衙有早晚初不鼓角去郡治爲遠故建樓設鼓以報衙是則觀聽所繫之大者歲久朽蠹亟危將傾今郡侯監丞黃公治台之明年政成民龢年穀用登始以其餘力葺而新之先是州之圖經未修三台井掩匿其一逮公之至始命郡士纂輯其事以成圖經發所掩井作亭其上以應台星庠序之門隘陋則崇廣之坊街之名不立則表揭之戟門

旁雜為貿區譙樓率多隳敝則開拓而修復之頒春有亭以厚農政講武有堂以治軍旅養老慈幼有院以惠困窮逮兹樓之作則棟宇壯堅丹雘輝煥朝晡有時吏士犇走不失其度耳目所矚為一邦之巨麗然後台之文物一新而江山始改觀矣初議鳩工人多以其役大費夥而難就已而官覈其實吏忠於公甿木不取諸民和價倍給其直工徒疇以市價出入有稽用度有節無浮費而收實効事簡而工倍役廣而費省人始服公之

規模先定其功不愆于素公名當字子畊葢江西山谷之派晦菴朱子之門人朱子之學以濂溪二程子為宗公修學校則為祠堂繪四先生之像行釋菜禮以奉安之命博士鄉先進與其門弟子次第講貫經理又刋朱子中庸大學之說以開後學其淵源有自來故其為政能尊主庇民廣教化厚風俗建置規恢知所先後是役也軍事推官趙君師回實董之趙君有材既自新其治所竭力以佐公家且以邦人之意請紀其實布辭不獲

於是乎書

臨海縣廳記　　　　章望之

官府之廳葢宣王命而莅政事之所也皇祐二年正月臨海縣新作正廳何新乎逾舊也向之時庳甚矣歲久朽且不支今宰崔仲牧廼革之仲牧惠和而敏故其舉事也中而遺於人也遠不亦嘉哉

臨海縣廳壁記　　　　彭仲剛

縣故有廳壁記自太平興國錢氏歸土以來縣令名氏

悉載遺乾道癸巳災與縣廨俱燬不存余既建廨舍念前人名不可以無見博求前所摹本絕無得者遂歷訪故老遠稽按籍旁考紀牒自宣和而後得三十人鑱石以記虛其後以俟方來宣和之前僅得十餘人年次來往不接姑列其前而闕其間之不接與凡日月官稱之不詳者以俟後之君子他日有得以續之所聞多闕宜未足誌然失之於今則後益不可知是猶賢乎已爾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吳子良

百年來臨海數賢令曰顔公度彭公仲剛顔當乾道初元公私優裕之時而彭承乾道末年郛郭焚燬之後彭能摩挲赤子樹縣治百楹於榛莽中役鉅事煩而仁不傷故彭公為尤難嗟乎孰知又有難於彭公者蓋紹定二年九月丙辰之水陷城呑原隰嚙官民廬居殺禾稼環百餘里漫為濤川而縣治西直枯蒼門最先被水崩奔漂悍特甚凡彭公所樹尺柱寸椽不留官吏簿書無所於棲獄訟無所於決民方死徙交道繼之殍疫連年

天子為捐帑振廪復租已責遣部使者葉公崇議荒政議城築縣計雖束手然役之百須則以比郭先諸邑奔命歲再更縣猶絲紛而舊觀莫克復於是葉公奏辟前尉溫陵吳君楷令臨海君既為尉諳其人情土俗不逞智立威一切治以簡靜擾不及民民之居奠矣君曰民之居奠然後令之居可奠乎而以累民吾不忍也民亦奮曰令常憂民之居矣不憂令之居乎而以累令吾尤不忍也令樽他費以翊之民伺其閼而助之公廳中峙

挹之高門吏直旁琛引以修廡廳之後虛敞為琴堂廡之東閦㓉為犴狴藏敕有庫遲賓有位燕休有閒軒寢處有容室完備至於庖湢整潔及於階除繚重垣以護其藩培秀巒以鎮其陰自五年冬至今不弛不迫雖緻之者民本無預而助之者令則難遏也由是以觀紹定二年九月之水殆十倍於乾道末年九月之火火既五年而彭始至城內之民痛定矣水纔二年而君已至闔城邑之民痛未瘳也非又難於彭公乎而樹立乃爾雖

以君繼彭公可也古之為令者能以道教民其次能以政養民又其次能毋以政擾民耳近世教與養不十一擾之者總總也夫毋望於教與養姑望其毋擾之耳是民之賴於令者止此耳止此而又不能則是令之居豺虎之窟也誰肯愛豺虎而樹之窟哉能毋以政擾民民得婆娑怡愉自足於長郊廣谷之間幾於去豺虎而傍父母於古為次於今為上矣使父母臥風雨人子其安哉則民之助之亦奚怪哉夫毋以政擾民民猶父母之

猶助之而況於以道教民且以政養民者哉此可見臨海俗之愿而狀訴譁訐猶間有存者豈其咎專在民哉豈其不可轉移也哉嗟夫能毋以政擾民雖繼彭公可也能復以道教民且以政養民雖繼古之為令者可也

臨海縣重建宣詔亭記　　方沂

皇帝邃居閶闔而率宇內若耄倪若飛植然春意固以詔令為風雷也令詔令猶古誓誥按書邦家暨尹御欽揚懼後自井田廢於時置守若令令雖小甚佐風雷以

閫萬彙等也以故窮崖下邑環治無百戶亦必有宣詔之地翊隸甸服戶且繁何敢弗虔臨海縣南首步故有亭詔中下令合父老稽首無異棲觚稜而瞻飛鳳也庚子火民廬蕩延亭遂毀四明劉君棟綰縣事惕然念非承流所宜鳩工遴材一新故址始癸卯正月越二月告成費以節用之貲役以受傭之夫他事以邑之幹勤之士穹梁博礎丹堊彪炳于其旁復翼以布象舍數楹夫乾以震巽鼓萬物皇以詔令皷萬民詔令肆頒自朝廷

歴監司監司歴州州歴縣朝廷去民最遠監司次之州縣則近民之官也而縣最近故民有休戚利病縣知之最悉而縣長吏或廉或貪或寛或猛關民之命脉又最切宣詔有亭豈直具文而已固在奉而行之也傳曰君制命為義臣承命為信孔子于震取不喪匕鬯于巽取志行順剛皆臣承命之機括今詔令無歲不下曰宥罪曰蠲租曰賑困乏之民延頸以俟如蟄而雷如熱而風旦暮不可緩臣奉而行之可緩乎而況於民最近者乎劉

君之令臨海也廉於己而寛於民又悉知其休戚利病鄉無邏卒圄無錮囚㧾學趣子弟受業蓋字而教之道備長民之責可無愧斯亭之建具文乎哉

臨海縣重建縣治記　　尤袤

乾道癸巳秋九月臨海居民不戒於火濫爓扇延以及縣治燔爇俱盡當官者因陋就簡僅能建三椽於煨燼之中以聽獄訟吏民亡所托足按牘亡所棲列一遇風雨則沾漬暴露呌呼讙呶訟牒計簿散匿吏胥之家㝡

易甲乙莫可質考縣曰以不理後三年予來為州有意興之而無與任其責者淳熙丁酉秋永嘉彭君仲剛來主縣事予聞彭名舊矣心固望其有為彭乃言曰夫環百里之地而為之長聚萬室之衆而聽其令民社所寄視古子男治必有所一邑之條教於是乎出而司存弗備亡以施政廢之當舉舍此孰先然役大用夥非受命於郡則令不得擅敢以為請予乃畀錢三十萬使營度之是冬予罷官歸踰年則彭以書來告成矣外為重門

以嚴啓閉上建層樓以斂藏敕書治事有所燕居有室翼以修廊挾以外廡吏直賓次環列有序輿者爲藏爽者爲獄爲亭於大門之外以班詔令爲閣於東廡之上以藏按牘爲堂爲齋爲軒以備宴休游息之地下至於庖湢之所微至於什器之末雜至丹雘甃甓之事纖悉畢具規橅堅壯工用精密總爲屋八十有一楹中鑿五池瀦水爲備復以其餘力建丞簿之舍而新社稷之壇鄉之荊榛瓦礫之場今乃爲高明宏麗之觀民始識有

官府之嚴而稱其所以為邑大夫之居者問其經費之所出則曰未嘗巧取而苛斂也凡財之隱於吏而亡籍木之訟於官而願獻者悉取而拘之鈎校畸贏積絫銖寸故費廣而不闕問其工役之次第則曰未嘗厲民而强使也籍竟内之為工者若干官出傭率如其私之直居處飲食先為規畫使極安便率旬有五日而迭休之其用夫止及於附邑之三鄉家止一人人役三日番無過十夫而亦與之庸省督工程無苟簡怠惰之患謹

視給散無稽留朘削之獘民之與官為市為役者若私家然故役大而不擾蓋經始於丁酉之冬而落成於已亥之秋問其所以久則曰不敢倉卒而趣辦也作於農隙而弗奪其時休其力而弗盡其用慰諭其勤而策其不勉民咸勸趨故功成而不勞夫聚財有方用民有節舉事有漸顧何往而不濟哉予嘗謂今之仕莫難於為邑弱者不足以有為而健者或以病民幸而得強弱之中則積負困之姦民撓之欲興事造業有其志而不克成

者多矣又幸而不為積負之所困姦民之所撓而在上者或不察不得自展其才者亦多矣當君之始至賦亂政龎隱户移脱弗可究詰乃定質劑乃正疆理逋租匿役披露首服吏姦民瘼檢柅濟理田野歡呼訟日以簡故能不困於積負不撓於姦民不抑於當路而興舊起廢不擾而集非庶幾於古之所謂循吏者乎夫裒聚羸羨於單乏之餘可以觀儉謹用民力於偪仄之中可以觀仁積累工役於遲久之後可以觀智是皆足以為吏

法而不可使之無傳予既嘉彭君之有成而因其請故遂著其實使後之人得以考而法之非以譽彭君也

臨海縣尉廳壁記　京鏜

縣正之職其任非輕漢有四部隋之分判重之也臨海附城民事浩繁猾胥姦嫚為尉者非其人則政乖在昔紆黄綬皆宗工鉅儒各稱其職自此或為監司郡守侍從輔臣不可縷數得人為盛矣今縉雲葉君尚以名家之秀學業之贍既修飭政事鼎新廨寓且念前人名氏

不可以亡傳博攷圖籍歷訪父老僅得三十人列之于石其間年次之不接日月之不詳姑闕之庶他日可續焉後之君子好古博雅必不隱也

尉思隱軒記　　林仰

金華王季海作臨海尉葺舊屋闢一楹地為燕息所用梅子真故事名思隱軒屬予為記予告之曰君遭時清明少年取科第初官即事賢主人有設榻之重駸駸乎得行其道蓋與子真居然不同然則胡為乎隱哉試妄

評之君子之道出處而已隱之為言去也仕而有隱志則去就輕去就輕則不為世間勢利之所移是以道可行事可立澤可以及斯民古之人太山覆於前而色不變用此道耳不然則接輿荷蕢之流潔身亂倫之行儒者不取也仲尼轍環天下孟軻歷聘齊梁一不合視萬鍾禄若將浼焉去而不顧故為百世師仕而志乎隱舍是宜無所取法焉季海讀書明理道耿耿不可犯干而恂恂似不能言其鄉里之賢有以氣節聞者季海慕其

為人宜其不凡如此是軒之作小出芒角固已超絶況仕益久閱世益深其又可量也哉予於季海同年生也草木味同且有聨事之好其知季海他人不及也故樂為記而不辭

黄巖縣廳壁記　方行可

宣和癸卯嵗之十月黄巖縣新作廳事告成大夫王公顧諭其客方行可曰昔之為政于此者其賢有聞去而顯於朝者有人焉其流風善政在民至今者有人焉是

不可以無紀也縣廳故有壁記辛丑之盜漫為煙埃吾將因新宇之載新復求國朝以來作邑者名氏次以歲月鋟石而寘諸壁使後世有攷且可繼焉子其為我叙之行可不敢辭謹叙之曰縣令長皆古官漢制萬户為令減萬户為長今之知縣事古所謂令也黄巖古東甌盖為邑者尚矣皇宋有天下承平日久生齒滋殖著版之民僅十許萬故出宰者率繇尚書左銓熈寧元豐而來以其兼督鹽筴間自有司辟置或出於朝廷一時之

選以故得循良為多前記無復遺迹今大夫訪之故家得於邑士陳㮚別記者由宣和而上訖於天禧之元凡四十有一政攝事者九有其姓而亡其名者二其不可攷見者闕之且大其石以竢于後夫近民之官莫重於縣而廳事政之所自成也一號令之出少有不謹輒病百里或遺患於數世之後為政者不可不知也今大夫之賦政可謂知此矣而又將推以謹來者故人列其在事之歲月俾其政可攷而存後之人坐于是以令斯民

苟閲而思之必將曰其善足慕其不善足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吾敢不謹乎是則壁記之作豈特著舊而已實百里之賜數世之澤也嗣大夫者其念此哉

黄巖重建廳事記　　王居安

會稽胡君衍道令黄巖纔數月政平訟理吏畏之民安之士大夫信之下至海隅山顛黄童白叟莫不知有胡令之賢也邑故有廳事建於宣和之五年令王君然百年矣後雖有修建堂宇者由堂而外尚仍其舊凛焉有

棟𣟶榱傾之虞前令陳君汶改建門廡而廳亦未遑暇
君至以嘉定七年六月經始於明年之正月越二月己
未乃立木敘大廳五間合從屋凡百二十楹糜緡錢三
千米斛三百悉辦之官絲粟不擾於民役替有時廪
給不闕凡度工授材董以邑士周之純阮時中所以杜
吏姦也五月將成君以匃祠得請慮以一簣之虧復累
後人於是别儲所須若塗墍𧂐甓之屬俾主簿陳君武
子訖其役且屬居安以紀顛末夫環一邑之境令南向

而聽焉有民人社稷之寄固不可以百里僉其居也然今郡縣之官莫難於令泉穀所入有經平居常患日不暇給土木之興良不易矧吾邑為台壯縣訟繁賦重曩者連數令無善去則睠他令尤難也間有所為則未免科斂百出下不勝擾而上不加卹耳今君至之日未久為之特易而民不知何也始余聞君之官於泉之舶司也未嘗市香於泉今聞其宰吾邑也雖杯勺油燭之須必計直入金於官蓋其律己嚴故官事易集其奉己約

故公用易皖兹其所以雖難而易也與余懼夫來者徒樂其成而不究其所以成故摭其實而告之繼自今聽訟弊獄於斯出政斂財於斯者宜有欣焉君名衍衍道其字也

赤城集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赤城集卷四

宋　林表民　編

黄巖知縣續題名記　　蔡範

設官分職凡以為民陳力就列凡以行志然而去民最近與民最親知民之休戚最詳繫民之利害最切則莫重於縣之有令仕而欲行其志蓋必由是官始况黄巖之壤襟山帶海膏腴百萬畝其地日益墾闢甍宇十萬

家其民日益蕃庶故凡賦輸之富倍於旁邑訴牒之夥舋絶浙地於是為令不亦尤重已乎範有生最晚冐焉試邑更嘗未多緉事墻面顧累月以來食息無暇區區此心未嘗忘民訪利害察休戚因其可近易親之勢思為之計然誠雖存而力弗逮念雖専而事易移縻困朱墨而志有難行者矣悚然以思寧不自愧廳事舊有石記前令名氏厥後弗繼近事無紀乃咨問父老訂正歲月次其後先用續前石暇日摩挲尋閲緬懷景慕因人

考政擇善而從苟充利民循守惟謹期以充範之志焉

黃巖縣尉題名記　孫應時

凡官之府舍宜有壁記記在官者名氏歲月示民不忘其故且繼者有攷也黃巖置縣蓋五百年昔之尉於斯者宜多名人顧未嘗有所謂記者何哉豈其因陋就簡否則畀之以為官不足記甚亡謂也余之來詢諸邑大夫士與鄉長老而所稱道省録率不過數十年之近又採之所在屋壁碑識之間蓋可知者僅如此嗚呼其可感

矣其愈久而愈不可知矣爵將去官迺書而次之石以俟後之人有所聞者附益焉若尚書右丞忠簡許公之事則其遺文可見噫州縣之官莫如尉最卑然而亦最近民有志之士如欲深知民生之艱與為吏之不易以推及乎世之遷變觀古今風俗政事本末求切於實用而精思其所不及則雖犇走勞悴於塵埃簿楚之地疑非所當厭也聞古之士不卑小官而必行其義觀斯記也其先乎余者有可慕其後於余者不敢不敬告也

重建黄巖縣尉廳記此碑磨滅

謝直

四明楊璘子美作尉黄巖撤舊治而更創之凡門廡廳事堂寢房舍庖湢其楹六十以爲官者之宅居宅之西有地夷曠累臺以望曰見山之臺異亭以憩曰傳香之亭即臺間中疏池沼四隅雜藝花竹古梅怪松特爲奇觀乃更結草扁以歲寒以爲燕適之所梁河重析前直縣南所謂委羽洞天之山繚墻夾道卒廬射圃以爲閱習之場鉦錞鼓鐸弓旌鉤格斧鋸搭箭杓具倉庫笎鑰以

為警邏之備凡縻錢五百萬餼廩二百經始於辛未之
孟秋落成於壬申之仲夏既乃因其長太末陳公魯叟
請記直按開寳之元營繕大内告畢遂詔天下郡邑修
立衙宇其制之大畧節察知巡罷者著籍修之籍迭相
付授幕職州縣受代則對書考課之歷致損者殿一選
增葺而不煩民者加如之厥後有司改而為他官不顯
書吏績考功止批七事此制因廢弗問宦遊者視所居
曾不若叔孫昭子之於傳舍一榻之寄凝塵滿席甚或

撤屋破柱苟給竈餋廹其有所興作胥動繹騷斂怨一方無簡書之畏矣余承令君之命問子美以資費所出而曰縣尊所助益五十斛他吾自輸之擇材賦工必堅必良塗塈丹雘必緻必精吾計其久不計吾之費念其費不念吾之勞君其問諸野吾惟子美之輕財舉事誠非人人力之所及而子美之成功遺後者將非人人來則居之哉于以移氣體于以莅官事于以事父母于以樂妻孥于以燕僚友爾休爾遊爾宵爾晝無所不可

詩云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保固修飾使更閱終古而輪奐常新豈予美是為抑開寶之所以推躬逮下者幸萬世臣子尚有詔也記之謂何

天台縣題名記　韓元吉

寓天下之治曰郡與縣其簿書期會獄訟米鹽之職縣實百於郡蓋郡則有掾有曹各司其局而守特視其成焉縣之官丞主簿尉與令為四號為通其事然令無按察丞主簿尉掌治各有他例不能分總縣務其極悉萃

於令旦起鬬訟者立庭下枚數其牒䏋焉已不勝其煩獄之辭畢聽而後蔽暇則督民賦課出納謹帳籍官廩士學戍兵役隸月會而須給縣或當孔道執券而候驛者日羅絡廡序持文檄相恐動赭皂之衣滿前間有率辦必取具於常賦之外上官便文自安不問所從來民或誚語則以咎令又為令者秩不過七八品勢力卑甚里居之豪寓公之老相與狙詿誤騰謗讟脅令以營其私不則摇撼譽譟必使之去而後已令之鈌榜於銓曹

者率數十閱歲踰時皆憚不敢睨然國家之制由選調
而更京朝必歷令而正其資號曰親民比歲益嚴其格
往往不得命為他官由是士亦勉彊自勵其才以試於
縣紹興二十五年吾兄子雲始為令於天台以為天台
極兩浙之東南其地富山水玉京金庭俱天下勝觀可
以乘吏役之休逃禪訪道從隱君子遊資禄以養親且
應夫令之名而已則倥傯亦不暇給既而嘆曰縣固有
劇易事無不可為者因為之竭日夜之力疏剔刮磨不

事表禨一意而持之未幾吏民亦坦坦向化始得從事於文墨之間而縣之前令名氏漫不可攷乃訪諸塔廟之題識推以案牘之歲月得其可見者自鄭至道而下纔二十二人將礱石刻於廳事之左元吉方學邑於建安從吾凡以問政因書其事以為題名之始云

僊居縣令廳壁記　方行可

台州之屬縣五僊居尤為古邑秦漢之交地空於荆吳閩越之間西晉置郡稱臨海而縣名始豐後析其南鄉

別為縣曰樂安實東晉之永和二年也仙居即樂安舊壤宋齊因之隋既吞陳乃併為臨海唐一天下武德辛巳改郡為台州縣仍隸焉至上元乙亥九十五年之間再廢再置且易曰永安而遷治孟溪即今縣舍也五季不軌吳越僭擅專二浙之地縣與州俱溺焉皇朝削平海宇蘇救疲瘵州治屬浙東觀察縣仍治孟溪者尚名永安逮景德丁未四月詔改曰仙居以其洞天名山屏蔽周衛而多神仙之宅因以名焉民既康復日以繁富今

則鄉大而戶逾萬歲之常賦與夫苗役之息貫石疋兩
無慮七萬其催呼期會輸入賦與先後不齊繼之以平
決枉直應奉符檄矧復宣上之澤達下之情一繫乎縣
之令令之職重於古今也盖以此夫邑之治否繫民之
休戚在乎令之才不才然其所以為治一於奉朝廷法而
所施之術則不同大槩通才明識持以至公則教行令
孚政成之速不然則嗷嗷之口豈易防遏耶新昌石君
來令於此未幾而頗多豫暇於是稽版籍之簽書推而

正之至於端拱令凡二十有九員端拱而上無從而考景德四年以來為仙居者又得其始至與夫代去之歲月各從而書之刋于壁石嗚呼諸公之名久塞而遠通昔晦而今顯由吾石君以發揚之也

僊居縣題名記

許景龍

令壁有記所以紀遠近別同異而治政之能否遺愛之淺深可不須而自見也仙居舊有題名繇端拱以來凡九十五人中更兵盜自何中以下不得其到罷歲月者

十有三猶闕疑以待知者遺墨所存將浸就漫泐大懼不足永其傳余將代去廼亟伐石更刻使行列相從粲然可覩嗚呼三百年間善政有足稱紀殆不一二而邑人相與祠祀之者容學陳公而已然則令茲邑者陳公其標準歟余故表而出之且以自警

僊居縣重修丞廳記

趙善宿

安州長貳之居古傳伉壯遭煨燼餘惟長所𠩄幾古貳以佐官略於籌遠𠊱工輸材取具一時規模湫隘纔半

故基耳中更繕修亦復因陋就簡隨治隨圮震凌不支嗟夫事土木殫功役固非為政者宜先然莅官之所視漏弗填視傾弗持斯豈人情也耶政三歲一更僕來一歲官徹事簡思無以遺後龜日鳩工制不踰度役不淹時合内外而一新之茲非為身計姑以貽將來云

偃居縣重修尉廳記　　俞建

丹丘列邑凡五偃居雅號簡靖然句稽廵徼恭事視他邑獨旁午居官者諰諰焉命疇暇過土木而問錢君子

立錄壁水擢太常第英粹恢裕不卑其官敏以濟恪事修政舉莅職之又明年顧廳事撓敝欲歷創始宣和今垂百禩紹興丙子小嘗繕葺寖復四紀繼者憚費忽傾譓弗砦省予立從容諗邑大夫林君岳曰竭來充位再稔閱期月即踐更官游素諦營創矧氣力差卑敢犯不韙徒念録録麈埃嵬圭黍禆縣官此屋不修且壞誠不忍彖後人寸鏹粒粟縱乏敢或一毫蠹民寧輟已不靳易腐苴鐏儻支永久吾心庶幾焉邑大夫嘉其言而慫

悤之謂猲日浮食逆施尸厥官舉世總總子立問津青寘慨然自詭爲來者地端末多見迺率先捐錢五萬佐費子立復捐俸繼焉木取之官山他費率視市直隨給工徒就募計日疇與棟榦之蠹敗瓦石之闕裂悉易新之東有老屋三楹隤仄罙甚併復增葺閎壯加昔合其費實半鼎創輪奐飛峙丹堊照映經始於中夏之旬有七日不匝月斧斤即工役成而民不知過者交口歎羨寧知子立及有餘地兹特經畫之瑣瑣者歟夫擾不及民

仁勞已佚人義役不淹時智爲人所難勇捐俸克費廡疊是五者可書不可書子立名撫家檇李余里人也

僊居縣主簿廳記

俞建

簿職勾稽上而臺寺監下而縣崇庳雖異責成之意畧等縣隘或不具官尉供二尉逐逐警邏無寧晷自掾弗贍又分其力於簿簿責未必塞併與尉事漫弗理近制簿不檄委督覈不同他曹僊居縱號清簡無簿得乎前郡守李公廡奏置簿於戊辰官具而廨猶闕越四年趙

君彥儋來僦舍隘陋不堪著足得舊營廢址屋之簿有
廨自君始寸甓弗思徵民期年班輸僝工暈飛翼翼士
民創見率譽其才余告之曰子居官而不治其舍恥也
治舍而或尸厥官亦恥也子奉職以勤恪聞昕暮坐曹
無曠事是能治其官如治舍矣事固有大於簿者孜孜
振飭睎今所立不既多乎落成請記就以勉之

寧海知縣題名記　　　　　　樓　府

政和六年余自連山儀曹用還堂闕改差四明儀曹掾

是歲孟秋假道茲邑遇青田劉侯倚友之為丞也宣和
二年自明州昌國縣令改秩堂除越州餘姚縣東歸待
次是歲季秋假道茲邑遇剡川沈侯賢佐之為宰也二
侯鄉曲親故皆得以賓禮敘舊每遇僧坊一宿而邁見
其市井蕭條人物稀鮮官舍卑陋山嶺崎嶇無一事之
可人意誓斷不復過此洎寇賊殄滅汎海之官至越而
舊物已為有力者奪徘徊未知所向朝廷不忍無罪報
罷忽降御筆易地於茲顧雖有平昔誓斷之言而君命

不敢逡巡遂以宣和三年季冬廿六日赴上始即輿席竊歎三至皆有爲焉治事旬浹四壁蕭然獨有題名一記以木爲之龕于廳角余又嘆前賢製此將以爲名也殊不思邑之窮僻既不足以得名木之易朽又不足以久其名政宜付樵蘇不若已之之爲愈逮攷其姓氏同桑梓者二人楊光祖沈賢佐有雅故者三人呂康御孫人康叔知言常半面者三人史邀殷李陳頎或以政事稱或以文章顯其聲稱籍甚固不俟軀附玉著已自流傳於無窮矣然念古人好名

尚有沈碑江水俟千歲之後谷變為陵庶幾可見余又安敢以邑之窮僻木之易朽以廢前賢為名之心哉於是龍石移刋以成其美

寧海縣尹題名記　　吴子良

寧海令題名記不知始何時宣和間樓府為記稱始鋟以木更用石焉然頗以井聚僻寂小其縣寶慶二年冬會稽王君至僻寂者漸稠密矣君顧謂縣當問民俗不但誇井聚民俗厚雖僻寂未宜小民俗薄雖稠密未足

誇也寧海之民力耕釣安賦輸見謂勤樸於今尚爾意其在宣和前未接京邑華靡事其俗之厚無疑矣而可以僻寂小之哉然今既漸稠咨亦漸熾於爭蓋地迫山海產慳食嗇有足憫者未可遽咎其俗之薄也且人情本尚平縱趍險可復御以險乎人情本尚易縱趍難可復御以難乎自是潔已究民隱每黎明達夜分甲是乙否語同家人所與奪一於理義威術弗仗也廳之東有堂老幾仆葺之如新榜平易以見其志既又謂題名雖

更用石刻亦磨漫不可讀别市石重刻之增本朝而上三人焉曰劉轂曰陳仲通仕梁唐風蹟不大著曰陳長官名莫詳矣而知其仕吳越吳越議增賦上書死爭以免由是觀之果援其民以避險難千載詎終泯耶今石之上名氏班班苟過其下一二數孰為追繼陳者孰為遠愧陳者有聳慕而遐思有怒訾而切齒蚩眂得以肆臧否賤隸得以公賞誅可畏而不可誣也式勸式戒具玆石焉然則以僻寂小其縣民之望於令者安在以平

易孚其俗君之望於後者有竟乎君名準字端己遂初先生之次子於是世其家矣

寧海縣丞廳壁記

劉倚友

崇寧甲申大觀戊子是邑兩置丞職皆踰年詔罷政和壬辰丞職復置余以初第承乏茲任前此雖越兩政皆以中廢而公廨不克治余至則僦舍編民隘陋若之既而得地於縣之西隅以歲在癸巳九月經營越明年正月告成址而柱者凡二百二十有二他木稱是又闢縣

之垣以跨橋曰通德因廳之餘以構堂曰松吟亦足以資出入燕息之便也一日落成士民縱觀有驚睩夸睨若見賞者有俯眉顰語若見勞者又有欲笑而頤不解欲言而聲不揚若見誚者夫見賞者余知其樂此基構之成也見勞者余知其卹此造為之勤也求其見誚者不可得竊思之固有在矣得非謂仕宦所寓比傳舍為稍久今基構造為之功非不知其備且至也然斧墨未乾爨突未黔代者告至徒役役為後人資耳況繼而居

者未必察察而未必德也雖然彼見誚者固有理而所以誚者乃余志也士之有為於世者期以身任天下之重要皆使人人獲安利而後已況朝夕從事無非盡其所以為人者於一室勞佚又何較焉若夫察與不察德與不德尤非所問也雖然繼是居苟能壞者思完弊者思新毋頹我窓牖毋毀我器用毋以一時苟簡而忘後人長久之利使向之見誚者於余心為無媿亦仁人之賜也因其落成故序此以俟賢者

寧海縣主簿廳壁記

李知微

設官分職各有攸司自一命而上至于天子之大吏繇簿書期會達而至於坐而論道俾各務其官而修其方用志不分若將終身則事無有不舉而民無有不理雖至於大治可也仲尼至聖之德猶必先於簿正逌俗化陵夷乃有高士不為主簿之說余嘗疾之寧海亦萬家之邑官簿散脫為甚盜而去之者家日以益裕而名存實亡者致無以自給今欲一釐正之使黠吏不得竄跡

於其間而良民受其賜不在勾稽之職乎主簿括蒼陳公儒家者流沈静端敏莅事兹久官修道行廼以壁記之闕一朝作新命知徵記著嵗月故因進其説如此異時必有指是刻而相告曰自其充是官而籍之散忘愈甚也自其善其職而散者因以復合也則斯記之設豈無所取云爾哉矧歴年于兹故多闕人則揭而著之以示不忘兹亦後來者之責也陳公名雅蓋學校舊人今所可得而記者僅二十有三人云

寧海縣新建衕樓記

錢惟演

古者郎官出宰雖班有土之權縣令得人自契震雷之象所謂子男之國實為父母之邦其政不得不修其門不得不壯是故羲經設位式著乾坤之名老氏垂文亦陳道義之説盖以限閫域於内外順闔闢於往來其或肇創重樓齊列大道斯又為一時之輪奐使百世之謳謠者也當邑漢會稽之回浦鄞二縣地也後漢改回浦為章安晉孝武太元二年分鄞章安户置之唐武德中

改海州為台州寧海屬焉自開皇迄唐大歷其間興廢靡定遷改不常圖牒具存斯不復載眷惟靈壤實曰奥區地接天台路連石姥時生英秀代出神僊一泒桃源阮肇舊遊之勝境千尋瀑布興公作賦之鄰邦自武肅有國縣署之前本無崇制門闥之設止乃平居浸歷歲華率皆頽毁梁柱悉蠹陶甓不完風雨雪霜欒櫨莫庇皇上耕籍之年秋八月我武寧章公來莅是邑性惇寛裕動合典常專文學之科預英雄之選以詳雅鎮俗以

惠愛字民雖位屈於十銓而利均於千室下車數月布政多閒睇廣厦以爰周歎閈閎而未備有邑人陳繼安曁鄉御耆艾等列狀獻誠願謀新作既輿情之允洽豈人欲之可違公察以由衷聿從其志故冬十有二月因農之隙庀徒以時大則輸梁棟之材小則致榱桷之用官無醵斂民皆義從押録薛宗等夙事公庭恪居吏局共謀樸斲盡瘁勤勞高卑悅隨上下胥樂一心衆力百倍厥功景祐改元門與樓成軒檐半空烟霄咫尺欒栱

交結丹漆相鮮晴曦下照於觚棱翠巘四圍於爽塏敞
豁洞啓宜駟馬之並驅層構鼎新若屯雲之擎出華不
極侈儉皆中規仰之彌高觀者如堵翼日公乃謂鹽榷
侍禁王君贊府評事闕君曰我之必葺幸已成矣豈非
由能幹之宏才假通明之輿思以茲公政共成此門不
然則何以致累任之闕一旦而備宜乎張絲竹羅樽俎
會同僚登是樓而凭之遠可以觀耒耜之勤近可以採
風俗之語比夫庾元規之登望王仲宣之消憂彼皆賞

翫物象娛悅情輿不足同年而道耳於戲斯邑也𣑽置近數百年斯門也朽腐知數十載是邑之民得不思經度乎所以然者葢以待明公而作之庶播其芬風者哉余受代癸丘經游花縣俾玆撰述靡容固讓敢以直書是歲五月二十有七日記

赤城集卷四